

1789—1989
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法国大革命演义

断 头 台

陈椿年 著

断头台

——法国大革命演义

陈椿年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7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62-5

I·20

定价：2.90 元

目 录

- 楔 子 盛典加冕，王冠沉重
历史偶然，冤家路狭……………(1)
- 第 一 回 宫廷靠举债度日
大臣要以退为进……………(5)
- 第 二 回 歧视种种，坚持等级制
群情汹汹，宣誓网球厅……………(14)
- 第 三 回 国民议会公然抗旨
路易十六密令调兵……………(22)
- 第 四 回 识时务，丹东律师闹革命
犯众怒，巴士底狱竖白旗……………(32)
- 第 五 回 方寸已乱，国王无奈签字
巧言令色，侯爵逼驾离宫……………(41)
- 第 六 回 侯爵有术哄君主
司令无计逮丹东……………(54)

- 第七回 密室交易，米拉波叛卖
万众欢庆，玛斯场结盟(61)
- 第八回 革命后浪推前浪
台上新人换旧人(70)
- 第九回 月黑风高，君王夜逃
忍辱含羞，车驾回宫(80)
- 第十回 英雄无理开杀戒
议员有幸遇房东(93)
- 第十一回 卸任议员忧国事
新选市长叹苦经 (104)
- 第十二回 多士器器，鼓噪宣战
有人谗谗，驳难玩火 (114)
- 第十三回 外战如儿戏
将军要独裁 (123)
- 第十四回 阁楼陈辞，评说起义
宫门喋血，埋葬王朝 (134)
- 第十五回 别具心肠，密谋迁都
过激行动，初施恐怖 (146)
- 第十六回 两党怨仇，闹翻议会
烂污帐目，难煞丹东 (157)

第十七回	狄奥多尔渡海救君主…………… (171) 路易十六押赴断头台
第十八回	叛逆将军落荒而走…………… (183) 政治赌客反败为胜
第十九回	蒙面女郎终日徘徊…………… (196) 吉伦特党一朝覆亡
第二十回	“人民之友”遇刺…………… (208) “革命巨人”颓丧
第二十一回	患难友情情似水…………… (215) 残阳如血血成河
第二十二回	权力顶峰即深渊…………… (229) 绝命无语剩悲嘶
后 记	…………… (244)

楔子 盛典加冕，王冠沉重 历史偶然，冤家路狭

1775年6月21日，新近登基的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六在王后玛丽·安朵奈特和大批朝臣与亲贵的陪同下，从凡尔赛去香槟省的首府兰斯，举行加冕盛典。兰斯大教堂外表古朴，内部却陈设华丽。年轻的国王匍伏在圣坛之前，鼻子几乎接触到了地毯上绣着的、以白色百合花为标志的王室徽纹。七十八岁的兰斯大主教匍伏在他身旁，一遍又一遍地为他念着祈祷文。此刻正在进行缚施圣油的仪式，一共要缚施九遍圣油，所以主教大人那苍老的、颠颠巍巍的嗓音，便显得格外枯燥单调了。

“……决不放弃对萨克森人，对麦西亚人 对北方各民族以及对辛布人的权利！……”

国王顺从地回应着：“决不放弃！”

缚施圣油礼毕，侍从给国王穿上薄绸祭袍、华丽的长袍、缀有白色百合花的大衣。掌玺大臣大声宣示：

“代表勃艮第公爵的大人，请出场！”……

“代表诺曼第公爵的大人，请出场！”……

“代表奥尔良公爵的大人，请出场！”……

一位接一位身穿紫红丝绒衬里、白鼬皮滚边的公爵外套，头戴峨冠、胸前挂起神圣项链的公爵们，严格地按照次序，与六位教会重臣一道，聚集到国王周围。主教大人又一次开始了祈祷：

“……愿一国之君如犀牛，力大无比；愿圣上似狂风，呼啸怒吼，驱逐敌人，直至天涯！……”

众人一齐鞠躬回应：“唯愿如此！”

然后，大主教手持缀满了红宝石和翡翠的王冠，在十二名重臣的环护下，缓步走向国王。重臣们每人都伸出手去，象征性地扶持着王冠。当它被戴到路易十六头上时，有人听见他小声嘀咕：“这玩意儿太沉重了！”

戴上那么沉重的王冠，又穿着一件用三十尺丝绒和白鼬皮缝成的大氅，国王在登上祭坛的四十级台阶时，显得步履维艰。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八十四岁的王室总管，此人手捧一柄巨大的宝剑，更是龙钟蹒跚，仿佛随时都会跌倒似的叫人提心吊胆。

国王在祭坛上宣誓以后，大主教和十二重臣纷纷拥吻他，高喊“国王万岁！”这时教堂的大门隆隆大开，人们争先恐后涌进殿堂，“国王万岁”的声浪此起彼伏，又把捕来的几百只鸟儿一齐释放。小鸟在水晶吊灯光影和玻璃窗格之间乱窜乱撞，而排列在教堂外面的火枪队一齐发射出致敬欢呼的枪炮声，紧接着便是全城钟声与管风琴声齐鸣……。

被加冕大典折腾得疲惫不堪的国王夫妇，黄昏时打算到城门口的“爱神森林”中散步。闻讯前来看热闹的平民百姓们，男男女女，熙熙攘攘，早已聚集在从兰斯大教堂到城门口的路上，恭候圣驾出现。人们七嘴八舌，什么样的议论都有。既有抱怨贪官污吏、苛捐杂税的，也有称颂年轻国王思想开明、为人宽厚的，又有人小声谈论王后玛丽·安朵奈特作风放荡，花钱如流水，是个“赤字王后”。禁卫军们肩并肩组成两条人链，挡住汹涌骚动的人群，守护着林荫大道上的秩序和安全。

一长串华丽的轻便马车，颤鸣着音乐般的铃铛声，跟随在一辆巨大的轿车后面，游龙一般的驶来了。人群的喧哗声安静下来，禁卫军举枪敬礼。一个宫廷侍从跳下驭手座位，毕恭毕敬地打开车门，又躬身后退、肃立。一位虚胖的年轻人，身穿淡蓝色无袖绸袍，头戴白色假发，脖子上挂条绶带，上面别着一枚金质大勋章，步履不稳地从马车里跨了出来。人群欢呼高喊：“国王万岁！”路易十六眼神呆板，疲倦地向百姓们挥手致意，随即转过头来，向跟随他下车的华丽漂亮的王后伸出了膀子。

人群继续欢呼、骚动，盛妆的王后轻蔑地撇了撇美丽的嘴唇。她是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的胞妹，天潢贵胄，从小便任性，习惯于以蔑视众人来显示自己的高贵。路易十六懒洋洋地朝人群投去忧郁的目光，冷不防在身旁一位禁卫军浅蓝色呢制服的背后，看到一个身材高大，面目奇丑的少年。这少年脑袋硕大，方形的脸盘上布满麻子和伤疤，深陷的眼窝使人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珠，仿佛那里是两个黑洞。可是，正是这魁梧的身躯和丑陋的面貌之中，似乎有着一股叫人望而生畏的健壮猛厉之美，惹得路易十六的目光在这张丑陋脸上逗留了一会儿。

国王当然不知道，这个少年的名字叫乔治·丹东，当时他是香槟省特鲁瓦城里的一名教会中学学生。第二天，车驾返回巴黎时，那里为新王准备一个隆重的入城仪式。巴黎有一座著名的路易大王学院，为了向新王致敬，学院推选一名教授撰写了一篇韵文的颂辞，又选派法律系高年级的一位优秀学生在国王面前朗诵。不巧这天下起雨来了，浩浩荡荡的御驾车队的马匹在泥泞中一步一打滑，吃力地驶上路易大王学院

附近的雅各路时，从列队迎候御驾来临的师生人群中，走出一个身材瘦削，脸色苍白，没戴帽子的少年。他走到国王和王后乘坐的四轮马车面前，跪倒在御车的踏脚板上，流畅地诵读了一篇音韵铿锵的颂辞。路易十六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这位跪倒在雨中的少年人，他只希望这场仪式快快结束，好让他和王后早早离开这泥泞潮湿的环境，回到他们舒适的宫殿之中去。他在当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跪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少年的名字，在十多年后，竟使他和王后每次听到便胆战心惊——此人名叫马克西米安·罗伯斯庇尔。

路易十六在他加冕为王的途中，不期遇上了丹东和罗伯斯庇尔这个在今后岁月中直接影响着他和他的王朝命运的人。当时，他们都很年轻：路易十六二十岁，罗伯斯庇尔十七岁，丹东十六岁。他们这样的初次会面，有人说是命运的预兆，也有人说这是历史的偶然。但是，如果要谈论命运和历史，那么，至少我们还应该提到另一位人物。此人当时住在遥远的科西嘉岛上，这里巉岩突兀，波涛汹涌，民风强悍。在国王加冕的那天，科西嘉岛阿克修城堡筑有雉堞的围墙边，有一个六岁顽童骑坐在一门热那亚铜炮管上自得其乐。他刚刚同港口一群法兰克孩子大打出手，衣服和手脚全扯破了，因为害怕被妈妈发觉打屁股，他只得躲到这里来观看嶙峋的山岩和仙人掌，准备挨到天黑再溜回家中。当然啦，除了他的家里人和邻居，全世界的人包括国王、丹东、罗伯斯庇尔在内，暂时谁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名叫波拿巴特·拿破仑的顽童。

不管怎么说，把这么几个互不相识的人物扯在一道，作为本书的楔子，却是恰到好处。

第一回 宫廷靠举债度日 大臣要以退为进

在炎热的骄阳下，浓阴环缀，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殿熠熠生辉。这里是全欧洲最豪华的宫廷，是法兰西王国权力和财富的结晶与象征，却又是一个人员纷杂，藏垢纳污的公共场所。什么人都可以到掌门官那里去花钱租一顶帽子和一把剑，便可随意出入宫门。就连妓女也能混进来，在大小套间里偷偷从事她们淫荡的职业。制服鲜艳的禁卫军士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各道大门口值勤，倒像在那里生了根，成了这群巍峨建筑物的几个小小附件。这一天，1788年8月25日的傍晚时分，王国政府的新任财政大臣芮克前来晋谒国王。当他跨出华丽的轻便马车，步态端庄地走上台阶时，凡尔赛宫殿那些洞开的门户和窗子使他的内心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它们真像是一个又一个无底洞！真像是一张又一张嗷嗷待哺的大嘴巴！这个感觉太荒谬太阴郁了，以至芮克不得不闭一下眼睛稍微定定神。

法兰西王国悲惨的财政状况，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的了。他原是日内瓦的银行家。八年以前，1780年，他也曾当过一阵法兰西王国的财政大臣，因为厉行紧缩政策，使宫廷中四百名“主要食客”和一千二百名“辅助食客”都遭到辞退，又发表了著名的“财政报告书”，稍稍批评了宫廷的侈糜浪费和对贵族们赏赐无度，把王后及其亲信们都得罪了，不得不辞职。从那以后，这个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糟糕。拿今年来说，预算

支出六亿二千九百万利弗尔，收入却只有五亿零三百万利弗尔，赤字高达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在支出部分中，还债付息的费用竟超过了百分之六十，达三亿一千八百万利弗尔。因为历年所欠旧债层层累计已达四十五亿利弗尔之巨了！这样的财政状况，堪称病入膏肓了。可是凡尔赛宫廷却依旧文恬武嬉歌舞升平，奢华侈糜年甚一年。国王酷爱狩猎和宴会，王后嗜好演剧与狂赌。他俩又同样喜欢购置漂亮的别墅，例如购置兰布依城堡耗资一千万利弗尔，王后买下圣支鲁城堡花掉六百万利弗尔……。而且他俩也都爱滥施赏赐以显示阔绰与仁慈，比如波利涅克伯爵的年金和赏赐，原为五十万利弗尔，国王一时高兴便给他增至七十万利弗尔，王后在他家女儿出嫁时，赐给她的奁赠竟达八十万利弗尔。豪华的凡尔赛宫廷仿佛成了巨大的游乐场，每天都充满了宴会、演戏剧、打猎、赌博、决斗、调情、愚弄、阴谋之类无聊的赏心乐事，配上不计其数的华丽马车，绣金缀银的衣服，如云的侍从，妖冶的侍女，无所事事的食客和帮闲，这样的日子哪怕搬来金山银山都难填欲壑。难怪芮克在霎那间产生幻觉，把凡尔赛的大门和窗户都当作无底洞的洞口了。

原任财政大臣布里昂，昨天刚刚辞职。他想举借四亿二千万利弗尔新国债填补亏空，按照惯例，政府的这类措施应向法院注册登记方才有效，巴黎法院竟拒绝注册。布里昂是王后推荐上任的人，路易十六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这位国王便召开御前会议，下令巴黎法院必须注册登记。国王的堂弟奥尔良公爵竟在御前会议上公开反对，说这样做是非法的。气得路易十六高声说：“它是合法的！因为我需要它！”第二天便把奥尔良公爵放逐到外省去了，又把这位公爵在法院中的两名

法官朋友关了禁闭。法院中人根本不买账，他们节外生枝，提出一份公诉状，反对国王可以任意逮捕臣民。路易十六一怒之下，便让掌玺大臣拉麻昂宣布进行司法改革，取消这些法院对政府法令的注册权，另派一批高级官吏组成“全能法庭”来代替它们行使这个权力。这下可好，不仅司法界人士，就连那些世袭贵族、教区主教、工商界暴发户、国债券持有人、作家记者之流摇笔杆的家伙……一齐闹腾起来了。言词悖逆的小册子满天飞，示威和骚动遍及全国，纷纷扬扬叫嚷要求召开三级会议制订宪法。多斐内省的高等法院胆敢公开宣布：如果国王一定要搞这种司法改革，那么多斐内省便认为没有义务再向他效忠，这简直是公开的反叛。政府派去了军队，那里的居民却揭掉屋顶上的瓦片向军队抛掷，竟把军队赶出了他们的城区。这个省还自说自话召开本省的三级会议，宣誓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以前，他们决不再纳税。在波阿省，百姓把巡按使围困起来，逼着他下令恢复当地的高等法院。在第戎，在土鲁斯，在布列塔尼……骚乱和冲突有如野火在各省蔓延。军队也不稳，因为实际支配军队的是贵族军官，他们当中不少人具有自由思想，不愿为王前驱去镇压反叛，或者虽然去了，却朝天放空枪。布里昂走投无路，竟把伤兵医院的基金和救济风雹灾民的捐款，都挪借来充国用。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国库依旧一空如洗，不得不宣布暂停支付，这无异于宣告政府的财政破产。到了这个地步，布里昂尽管有王后做后台，也撑不住了，只能成为宫廷的替罪羊，灰溜溜的辞职下台。

在这种情况下路易十六重新起用芮克，芮克当然明白，国王这么做乃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宫廷对他当真有多少好感。无非是想借用一下他那平民身份，来为王朝装点一些开明色彩，

再借用一下他那银行家、善于理财的名声，来稍微改善一点政府的信用，以便举借新债支应亏空。在当时的法兰西王国，财政大臣差不多等于宰相，他不仅要管财政，还要主管商务、工业、农业、交通，就连中央派往各省的巡按使也归他辖制，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央各部门之间种种扯皮矛盾，也得仰仗他“调和鼎鼐”，事实上居于朝廷首席之位。如今这个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这个王朝的政局已是如沸如羹，整个一副烂摊子，混不下去了才重新找他来收拾残局，他一路上都在反复掂量：应该提出哪些条件向路易十六讲讲价钱？他原是当年在英国公债上投机发财起家的人，怎样测度行情的涨落，怎样开口讨价还价，自然是行家里手。

芮克登上斑岩石台阶，走进大理石宫门，穿过装饰着许多雕塑像的前厅，再穿过镂金屏风旁毕挺地站着持戟瑞士卫兵的牛睛厅、觐见厅、内阁议事厅，一路上不断地遇见那些三三两两出出进进，又像在闲逛又像在交谈的达官贵人们，少年侍从们，王亲国戚们。这些人纷纷向他道贺，他也彬彬有礼地含笑向他们致敬致谢，肚子里却在唉声叹气：干么供养着这么一大群富贵闲人！这些人因为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成天麇聚在豪华的宫殿里制造阴谋诡计，要不就制造风流丑闻。在这样的宫廷生活中怎么能治国安民？你看迎面来的三个少年侍从，他们应该在宫廷中学里学习礼仪和接受骑士训练，这些日子大约放假了，也不知溜到这里来干什么。也许是刚刚侍候过陛下起床、穿靴？这三个小子身穿绯红丝绒绣金的制服，走路却吊儿郎当，对他这位新上任的首辅大臣，连正眼都不瞧一瞧，自顾自说说笑笑的走过去了。他们的祖辈至少须是具有二百年家世的世袭贵族，他们完全是托庇国王对这些世家大

族的深厚恩泽，才能从十岁起便进宫来当侍从。王家供应他们一应吃用，每人每年还给六百利弗尔的零用钱。可是这些小子十足地是宫廷中的混世魔王，不是糟蹋御花园中的花木，就是用金刚钻在牛睛厅的玻璃门上刻写名字和打油诗，要不就是在凡尔赛镇的大街上调戏妇女、抢劫商店，甚至比赛着谁的胆子大，敢于侮辱国王和王后。他们在王后看戏的包厢门前说脏话，对她不规不矩，他们把国王禁止他们进皇家剧院的告示扯碎，扔到劝阻他们的卫兵的脸上……唉！这就是贵族阶级的新一代！国家未来的栋梁！……

在大厅与大厅之间的一排廊柱附近，红衣主教罗昂和王弟普罗温斯伯爵正在热烈地谈论什么。芮克向他们致敬，他俩也向他敷衍了事地举了举帽子。这两个浪荡子！真是物以类聚。两人全是宫廷的丑闻制造家，又是阴谋家。早些年，罗昂主教相信了一个女骗子拉摩特伯爵夫人的话，说她能帮助他取得王后玛丽·安朵奈特的爱情，只要他给她买一条华贵的项链就行了。罗昂便向珠宝商波麦先生赊购一条项链给了她。果然，他得到机会，在月光下的凡尔赛树林中，和一个女人幽会了几次，自以为已经给路易十六戴上了绿帽子，得意非凡。谁知波麦先生控告罗昂主教拖欠项链款迟迟不付，这件丑闻便暴露出来，顿时引起轰动。路易十六气得昏了头，竟向巴黎法院控告主教和伯爵夫人损害王后名誉。拉摩特伯爵夫人被判犯有诈骗罪，这位主教却被法院宣告无罪，在大批唯恐天下不乱的旁听人群的欢呼喝采声中逍遥自在地离开了法庭，使得国王和王后陛下都成了全国的笑柄。

至于王弟普罗温斯伯爵，此人尽管领有巨额年俸，还有各种其它收入，却因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竟欠下了一千多万利弗

尔的巨额债务。不仅如此，此人还在觊觎王位，想叫巴黎法院宣布路易十六无能治国，予以废黜，由他取而代之。他让情人巴尔比夫人去煽动别人说：“你知道在现在的酒馆里，人们怎么谈论国王？他们把一个金路易（当时的货币之一）丢到桌子上换钱时说：‘把这个醉汉给我换了！’”

如今这两个宝贝凑到一道窃窃私语，也不知又在搞什么鬼了！

一名内侍把芮克引进国王寝宫中的一个内厅等候。一会儿功夫，身材高大肥胖的路易十六，身穿一袭丝绸便袍，迈着大步进来了。这位国王昨天在王家狩猎场里冒暑行猎，居然猎获两头野猪一头牡鹿，大大的满足了一下他那男性虚荣心。他生性懦弱，生理上可能也有点暗毛病，不论在夫妻生活中还是在国务活动中，他都觉得自己不行，缺乏自信。只有在狩猎场上他才有机会大振雄风，因此狩猎便成了他最喜爱的生活内容之一，成了他排遣烦恼和自卑、恢复精神平衡的一种心理康复活动。昨晚他去喜剧院看了一出轻松发噱的喜剧，睡眠照例是很好的，此刻他起床不久，刚刚在自己的英国式的书房里独自一人吸烟，无所事事地听凭思绪飘忽漫游，极为愉快。听到内侍通报说芮克大臣已在候驾，内心不禁叹了口气，只得怅怅然起身来和这位大臣讨论恼人的国务。不过，那恬静的笑容仍然滞留在他的面孔上，尚未消失。

“早上好，芮克先生。我很高兴您这么早就从巴黎赶来。”

“陛下，我永远是我的忠仆，永远乐意为您和您的王国赴汤蹈火。因此在您赏赐给我的恩宠和任命面前，我自然极为荣幸。然而目前的时势如此艰难，局面这样复杂，像我这样的愚钝之人，恐怕很难担负这一重任而不致于使您再次失望。我

因此觉得，如果我不能得到陛下预先批准我要办的两件事，我想还是现在就辞谢陛下的恩宠与任命为好。”

这是讲价钱，也可以说是要挟。想到眼前这个芮克就是七年前被他免职的那个芮克，路易十六心里不大自在。他在高高的软椅里挪了挪肥胖的身躯，咕噜道：“芮克先生，我当然很希望知道眼下您想做的是哪两件事。”

“陛下，以您的英明，当然早已看出当前的局势是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之中的一些不满分子，互相串通一气，共同反抗王权。其实这三个等级之间有许多宿怨，更有许多新仇，彼此都不满意对方。就在他们各自等级的内部，小贵族和大贵族，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穷苦教士和大主教，小民百姓和大商人，大厂主之间，也都是你看不惯我，我瞧不起你。政府采取的种种高压手段，只能促使他们加强联合，一致对抗王权。如果政府后退一步或者二步，让出一定的利益地盘，他们便会立即散伙，互相闹腾起来。这时政府便可居高临下充当它们之间的仲裁人。局势如果变化到了这一步，陛下的威望和利益自然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护了。”

“芮克先生，我很希望事情能够如您所说的那样。但不知您打算怎样后退一步，让出哪些王室权益？”

芮克恭顺地垂下眼帘：“陛下，我所能做的，只不过是陛下和我的可尊敬的前任布里昂大臣已经开始做，但还没有做完的那些事罢了。布里昂大臣已经在8月8日宣布全国的三级会议将在明年5月1日召开，我想我应当以陛下的名义再次宣布确认这个会议一定会如期召开，以稳定民心。布里昂大臣也已经宣布暂时停止‘全能法庭’的工作，我想请陛下再降谕旨，解散‘全能法庭’，让各地原有的各级法院恢复工作。”

我相信做了这两件事后，我便有可能为国库去向巴黎的公证人和贴现金库借款，让王国政府赢得宝贵的喘息时间，来从容等待这三个等级的内讧了。”

路易十六犹豫起来：当初解散各地法院，组建“全能法庭”，如今又解散全能法庭恢复各地法院，这不是自打耳光吗？这不要贻笑天下吗？他吞吞吐吐地问：“芮克先生，您认为我们一定必须这样做吗？”

芮克微笑道：“陛下，恢复各地法院的工作也就是恢复穿袍贵族的司法特权，三级会议一旦召开，穿袍贵族的司法特权也就完结了。可是，现在的情势不同了，多斐内省自说自话召开的该省三级会议上，第三等级要求他们的代表人数应该是两个特权等级之和，还要求按人数表决，而不是像1614年那样按等级表决。各省的贵族和僧侣便对他们的要求很反感，第三等级的人却狂热喝采欢呼。陛下想必知道，拉斐德侯爵家里经常聚集着一群人，他们当中有西耶士主教，米拉波伯爵，杜波尔法官等等，他们鼓吹英国式的君主立宪，鼓吹三级会议应该定期召开，使它成为英国国会那样的权力机关。可是摩累勒主教等人便公开反对，说三级会议便是三级会议，应该开得和1614年一模一样。他们彼此打笔墨官司，争得不可开交。这难道不是证实了我们的估计吗？所以，政府早一天宣布解散全能法庭和召开三级会议，便是早一天争得了主动。这便是我匆匆赶来觐见陛下的理由。”

智力平庸的路易十六，患有一种奇特的神经性呆钝症，每当他听到人们谈论复杂的政治策略，尤其当这种谈论冗长而又推理艰深的时候，他便会昏昏欲睡。他在御前会议上打瞌睡是出了名的。这会儿他听着芮克洋洋洒洒的分析，不知不